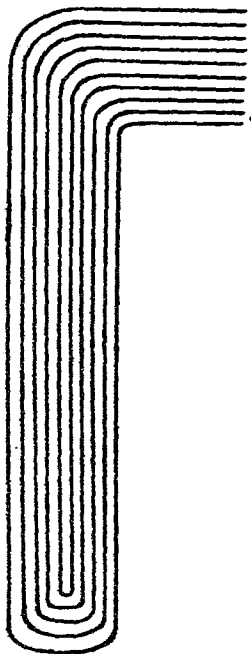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民會首都指導部



五卅五週年紀念



MG
D693.09
306/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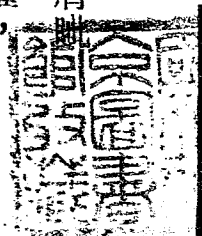
最摯愛之青年：

滿洲事變以來，迄今垂七載矣；而一向憤懣填膺，睚欲裂者，非諸君乎？迨夫蘆溝橋變起，始而驚懼，繼而惶恐，終而心灰意冷者，又非諸君乎？凡諸君之憤懣，痛恨，警懼，惶恐以至於悲觀，其所由起，蓋莫非『國家觀念』與夫『日本軍隊戰敗我國軍隊』之認識上不同所形成而已。

今敢正告於諸君之前曰：『國家實並未亡，方正向復興之途邁進』。『日本軍隊作戰，實代吾民掃蕩殘

一

53885



暴獨夫之爪牙。吾民無力與獨夫抗，得日軍爲吾民而犧牲而流血，吾民慙忤有餘，奚可心存敵愾？」

此必諸君之前所未聞也；或聞其說而未心許之也。願爲諸君析言之。

十年來置我國家於紛亂離崩者，其咎誰屬？ 蔣氏

中正一人而已。國民黨者彼私人駕馭羣衆之組織也；國民政府者彼私人宰割全國之工具也。設施以私利爲歸，用人惟黨羽是重。統全國之軍政秘謀者則專賴黃埔弟子「十三太保」，握全國之財利者則一任之宋

孔二族。因是，虐政橫興，貪婪無饜，吾民於是苦矣！

捐賦之重，剝削吾民，其一端也；軍吏狂行，擄縛詐索，又其一端也；黨人攻奸，動用干戈，迨及生靈垂盡，乃又朋比言合，更其一端也。假公濟私，一以屠毒吾民爲能之罪，實已擢髮難數。而國策靡定，朝夕互異，又純以私利爲違依。民十五年受共產國際之誘餌，則聯俄容共，以期自身羽毛豐滿；民十六年之清共反俄，乃又非如此不足以親英美；民二

十五年西安被擒，遂又不得不變相容共，以求自身政權之穩固，綜其十年一貫受支配於莫斯科，倫敦之背景，則又不得不與善隣——日本交惡。

是蔣氏中正，恣睢貪暴，實國內之獨夫也；媚俄諂英，實外族之奴僕也。蔣氏中正果何益於中華民國？果何惠於中華民國之國民？諸君其省之乎！

蔣氏之惡盈天下，蔣氏之言惑天下。諸君罔不謂蔣介石中國之人傑也，更謂蔣介石之政策乃爲民族爲國家也。孰知此蒙蔽事實之謬說，皆蔣氏爪牙若

「復興社」，若「誠社」，若CC，若CF，之狂妄宣傳而已。夫以耳目者豈非愚騃？爲私利而貪暴誅求，非人傑也；陷國家於迷途，葬國家於異類手中者，非爲國家爲民族也。循蔣氏之道，寧受英俄之支配與統制，亦勿謀與善鄰之協合。自甘民族之覆滅，反大言以惑人，居心之詐，世罔倫比，吾睿知之青年，曷迺於此不察！

諸君無不知童而習之之國家三要件曰人民曰土地曰主權。時至今日，國家主權之寄付，尤在一國

經濟體系能否獨立建設。我國生產落後，久已淪爲列強角逐之市場，自身既無建樹獨立經濟體系之前途，則經濟體系依屬之趨向，確爲國家立足安穩與否之根底，具體言之究依屬於倫敦，抑依屬於紐約，或依屬於大阪與東京，乃中國存在，審於利害，必須有以抉擇之者；此近世我國獨具之命運，非人力所能挽還也。若謂國家之經濟體系依屬他人，實國已不國；則蔣氏秉政以來，早將中國經濟體系依屬於紐約與倫敦，

今日以東方市場經理之資格·廣求歐美，期望援助，是蔣氏應負辱國滅國之罪。若謂經濟依屬，無妨國家形式之獨立，則中國不置其經濟體系於東方經濟ブロック，日本經濟體系之下，薄於日本，厚於英美，豈非棄近向遠，投疎背親哉？夫飲鴆自戕，事關自願，尚可勿論；然毒浸及人，人亦豈肯甘於違害。中國引歐美之經濟勢力深植於東方，非惟中國自趨滅亡，日本實亦受其威脅。所幸日本有力足以自衛，且能堅固其東方經濟壁壘也。中國能依屬於東方經濟壁

壘，乃立國穩固之基。而於中國國家形式巍然獨立，并無損於毫髮也。此國家主權性質之認識，乃「國家」問題再認識之起點，而亦瞭解「中日問題」「蔣氏政權與國家利害問題」之一關鍵焉。

青年設能有此點認識，於「聯日」說之必須重現於中國者當思過半矣。從東方經濟之觀點，把握中日問題之樞紐，一切疑慮，不難消釋。至如東方文明之振揚，東方哲學精粹之發展，皆應在此基礎

上求其實現。青年愛國，不能不知立國東方之本要，「聯日」興邦，誠新中國未來之標的也。

準是而論，蔣氏政權，提中國經濟體系投附於白種人之前，非僅誤國有術，實且賣「種」居心。東方出此敗類，日本自亦患其威脅。此日軍發動之有以然也。日軍本於自衛，兼爲拯救中國出於白色人種侵凌之下，撻伐蔣氏，實非對同種之中國戰鬥，乃係對東方之敗類蔣氏私人勢力作戰耳。我國人受蔣氏爪牙蹂躪，血汗所獲，俱爲蔣氏一人截奪而轉奉獻

於白色人種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得日軍之出動，掃蕩醜類，我苟尚有同種唇亡齒寒之念，寧非慙媿有餘哉？

日軍之勝利，實亦真正黃種中國之勝利。日軍戰領區內，仍有中國政府之產生，此可証日本無侵佔領土之心也。日軍所至，寬愛仁慈，人民得能甦生，此可証於人民無傷也。土地無損，人民無傷，有政府之存在，主權亦自有秉持，我國家只有**政權之質的變易**，何稍影響「國家」之巍然存在？爲蔣氏誤謬之國家思想宣傳，而私淑於蔣氏之道，自以爲盡救國之心

者，當亦求自反矣。尤當知者：今日掃蕩東方敗類蔣氏之勢力，日軍代吾國民爲先鋒。然他日向世界衝擊，我新中國當爲先鋒，中日滿一體，責無旁貸也。

政權之變質，非卽國家存亡所繫。蔣氏政權顛覆，迺正國家復興之途。諸君信勿謂非蔣氏則無國家也。

復次：當知蔣氏中正提中國投附於大不列顛懷抱中，固已誤國；而更暗中偎依於斯拉夫蘇聯之襟畔。跳躍兩者之間，不啻國際政治舞台中之一小丑也。凡小丑之所扮演，固堪引人發噱；而禍國殃民，則萬劫難

復。仰望「小丑」以肩負救國之責者，庸非欺心之論？

夫既親英以害同種人矣，乃復聯俄，是國家將演至於何種境界，豈容不加重思？蘇聯之對世界，則夙以毀滅「國家」爲號召者也。遠在一九二五年之前，共產黨理論最高指導者列寧，即高唱毀滅國家之人。列寧有書曰「國家與革命」，即毀滅國家之邪說也。寢假至於史達林執政，更修正列寧之說，煽動他國之民自行破壞其國家，而蘇聯國家之門戶則反不能不嚴加防備。惟破他人之國家存在，而蘇

聯之存在乃益鞏固。唆人自殺，而自期求生，居心之毒，昭然若揭。蔣氏中正視其私利所繫，縱有毀滅國家之策動，亦不惜與之携手。諸君罔非熱愛國家之青年，苟能明此，尙肯指蔣氏爲愛國家救民族之英雄乎？

蔣氏高唱之焦土抗戰也，長期抗戰也，最後勝利也，何往而非經過中國共產黨徒之建議，受共產國際之策動。而事實昭示，戰事愈延長，則民生益苦；焦土之區愈多，吾民當無噍類。終則，驅使中國人民

之血肉生存，爲保衛蘇聯之屏藩。受其利者爲蘇聯；蒙其餘潤者爲蔣氏，中國人民之痛苦不堪想像矣。諸君或亦不無憧憬於蘇聯者，其知一九一七年內戰時代之殘酷耶？斯拉夫民族之所能忍受，絕非我國衣冠民族之所能忍受。不暇計此，暴亂來臨，噬臍晚矣。

爲防禦破毀世界國家之煽動，義德日乃有反共營壘之結成。防共營壘，確卽愛護國家存在之強力團結也。諸君愛國熱情，爲百民之先；然於愛國之道，不可

不求之正確認識。設能爲「反共營壘」之戰士，則防共力量，當更加強，而諸君愛國家救民族之願望當實現有日也。

今日日本之責任，乃爲領導黃種民族之自衛，兼須保衛東方國家之常態，凡具二重使命。我國民既亦知黃種人之當自衛，且尤愛護國家之常態存在，得日本之援引，縱不能居先，豈能落後。設於反共問題得其理解，此亦瞭解中日問題之一關鍵焉。

總上所述，吾睿知之青年，設能明察及之，則往日之憤懣，痛恨，驚懼，惶恐，及悲觀，烏能不釋然於心乎？

最掣愛之青年諸君：今願以簡括之言，更要請於諸君之前：

- (一) 破除往日之煩悶觀悲心緒，
- (二) 勇往直前，建設甦生後之新中國，
- (三) 潛心學業，期爲世用，
- (四) 根除蔣逆殘餘政權，消滅國民黨，

(五)加入自衛反共陣線，實現中日滿締盟，共同奮鬥。

青年！青年！當茲世界嚴重關頭，赤禍陷天之期，生居東方之國民，要須有以自振。我青年尤爲狂流之砥柱，未來之先驅，自當明乎順逆之辨，認請正謬之別。語云：識時務者爲俊傑，達權變者爲英烈，防共與衛種，以及努力新民主主義之推進，新民精神之發揚，於吾青年實具厚望焉，願共勉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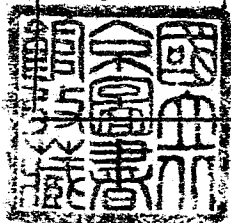
時代青年之呼聲
青年羣衆之喉舌

青年半月刊 出版預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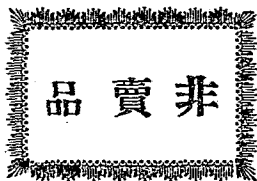
凡青年學生不可不看！

凡願作新青年者不可不看！

每月十六日出版

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



告青年書

首都指導部印製

0254
29278

SKBC
MG
0693.09
306

3